

文/姜钦峰

瓦片尚有翻身日

他从小痴迷相声，8岁开始学艺，“说学逗唱”样样拿手。可是没想到，生不逢时，正当他学有所成准备大展拳脚之时，相声忽然跌入低谷。有人提醒他，相声已经完了，观众都看小品去了，趁着现在还年轻，你赶紧改行吧。说的也是，男怕入错行，可他偏不信。

他执著于自己的梦想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相声明星，走在大街上被人堵着要签名。为了寻梦，他两次进京，均无功而返，可是仍不死心。第三次，他怀揣着仅有的几千块钱，又漂在了北京。没过多久，钱花光了，梦想却依然遥遥无期，他找不到自己的舞台。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一日三餐只能吃面条，快交房租的那几天，他就更加睡不踏实了，每月一百五的房租无疑是一笔巨款。房东上门来收钱，好几次把门踹得咚咚作响，却总是找不着人。其实他就躲在里面，不敢吱声，假装人不在，实在拿不出钱啊！白天不敢出门，只好晚上出去，还不能走大门，怕遇上守门的老头，因为房子是老头帮他租的，没钱拿什么跟人家交代呢？夜深人静之时，他就翻墙而出。

因为相声，他困在了北京。为了生计，他只好出去找点零活干，回到出租屋又趴在小凳上进行创作，虽然梦想依然遥不可及，可他一刻没有放弃。有一次，他偶然路过一家小茶馆，看见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那说相声，倍感亲切，不由自主被吸引进去了。从此，那家小茶馆便成了他施展相声才华的舞台。几个月后，茶馆渐渐爆满，连柜台上都坐着人，虽然收入仅能糊口，可他无比欣慰，相声其实没死啊，还有这么多人爱听。仿佛翻过了崇山峻岭，终于见到广阔的平原，他觉得前途豁然开朗起来。

一年后，他邀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起班子，取名为北京相声大会，在剧场里开始说相声。起初他满腔热情，信心百倍，可是残酷的现实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，剧场开张后几乎天天亏损，最惨的一天只卖出去一张票！开演后，台上一位，台下一位，他在台上，观众在台下。他说的是单口相声，说到中途时，台下那位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只好停下来看着台下，等台下的接完电话，他接着又说相声，虽然脸上还挂着笑容，可心里



后一次带吉弗走进了医院，在病床上，吉弗在父母的陪伴下走完了他4岁的一生。就在这一天，人们发现他们3岁的小儿子麦克后背上有一个硬块。三个星期后，麦克做了癌瘤切除手术。

1973年，他们的大儿子斯蒂夫已经13岁了，一次足球赛上他扭伤了左腿，经检查意外地发现他已患上恶性骨癌。在父母伤感的目光中，他送走了自己那条跑跳了13年的左腿，换上了冰冷的假肢。

1975年夏天，让在一次全家野营时突然感到头晕，经检查他患了脑肿瘤。全家人都鼓舞他，斯蒂夫说：“你又将获得一次成功，爸爸！你将面对一次新的挑战！”让微笑了。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中，医生把让的肿瘤完全取出。

然而，生活依然阴暗。14岁的麦克癌症复发，“我要和它斗争到底！”酷爱运动的麦克发誓说。1980年4月1日，医生用钢条、塑料和一部分腿骨做成新的脊骨替换了麦克的脊骨，手术持续了17个小时。

第二年春天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让和麦克父子俩分别又进行了24小时的手术。6月里的一天，麦克在妈妈的怀里闭上了16岁年轻的眼睛。两个月后，让在家人爱的亲吻中与世长辞。现在全家只剩下珍妮和斯蒂夫母子二人，可他们仍然笑对命运，在逝去亲人的祝福中努力地生活着。

1986年夏天，26岁的斯蒂夫已在一家大公司供职，并且刚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。这时，他参加了公司举行的夏季棒球比赛，他担任接球手。他扔开拐杖，用一条腿蹦跳着接球。忽然他感觉头晕目眩，右半边身体失去控制，摔倒在球场上。诊断结果是他又患上了和父亲同样的病——脑癌！而且，医生发现，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。面对绝症，斯蒂夫像父亲和两个弟弟一样，并没有伤心绝望，他要做生活的强者。

重重的磨难使珍妮洁白的额头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但她依然笑靥如花，她对记者说：“我经历了苦难却极有意义的一生，我有过那么好的丈夫，我养育了世上最棒的儿子。不管遇到什么噩运，他们都始终微笑如初，应对得极为精彩！”

在让和麦克去世前的那一年夏天，桑斯兰德一家来到国家癌症研究所，他们要协助科研人员探索癌症的秘密。科学家调查了桑斯兰德的家族史，发现从让的老祖母起，每一代中都有人死于癌症。研究人员认为，对这个家族的研究有助于破解癌症的秘密。

桑斯兰德一家留下了大量的标本供人研究，给全世界馈赠了一份宝贵的遗产。然而，他们留下的更重要的遗产是，在面对死亡的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力量，以及那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。正如斯蒂夫所说：“我的一生就是向噩运挑战，生活的意义在



了一大堆湿木头，守在炉子边上，不停地拨弄着，试图为贫穷的生活拨弄出一些希望的火苗来。可那些木头很湿，屋子里弥散着浓烟，呛得他们不停地咳嗽。即便是那么不堪的环境里，兰表姐的嗓子眼里，依然哼着快乐的曲调。用姑妈的话讲，兰表姐的心很大，大得有些“傻”。

兰表姐和姐夫起初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他们就临时去附近的啤酒厂刷酒瓶，两个人在冰冷的车间刷了一天，脚上的鞋子都冻了，终于挣到了他们结婚以来的第一笔工资：15块5角钱。他们用这些钱犒劳了自己，买了肉和芹菜，包了饺子，然后就听到两个人在那个快乐的傍晚不停地打着幸福的饱嗝。

我是在兰表姐最困难的时候见到她的。姑妈生气兰表姐不听他们的忠告，结婚后一次都没有去看过她，但心里总是惦记的。正好那时候我读初中，在姑妈家借住。姑妈就趁我放假的时候让我带上一些钱去看看兰表姐。见到兰表姐的时候，我着实是大吃了一惊的。之前我从姑妈口中略知了一些关于兰表姐的生活状况，但没想到会这样糟：低矮破旧的屋子里一贫如洗，看着让人直想落泪。但就是那样贫穷的地方，到处却是干干净净的，尤其是床上的行李，洁白得有些耀眼。窗台上一盆野菊花开得正艳，给他们凄楚的生活带来了黄灿灿的希望。

兰表姐没有钱买菜，就让姐夫做了个筛网，领着我去小河边捞泥鳅，我们一边说笑一边抓鱼，捞了整整一个上午，结果只捞上来11条小指那么粗的泥鳅，外加一只蛤蟆。兰表姐喜滋滋地捧回去，生了火，为我做了酱泥鳅。那是我吃过的，最好吃的穷人的佳肴。

我哽咽着，眼泪在我的眼圈里直打转，兰表姐却快乐地对我说，等你再来，姐一定请你吃大馆子。她说困难是暂时的，她说曙光在前头。

贫穷一点都没有夺走她快乐的天性。

后来兰表姐和姐夫双双考上了公务员，领着令人羡慕的工资，想起这段曾经贫寒的过往，兰表姐倍感珍惜。每每我的生活现出窘境，在QQ上和兰表姐诉苦时，兰表姐总会拿她的这一段过往说事，以至于她的这段经历成了我们“家喻户晓”的教科书了。

“看到天上那轮窄窄的下弦月了吗？那就是你不圆满的人生，但是，你看它依然明亮着，从不蹙紧眉头，它会乐观地生活，直到把自己走成上弦月，走成一个与夜空的满满的温暖的怀抱。”不愧是有文化的兰表姐，说的话总是那么有诗意，而且让我的心一截一截地柔软下去。

兰表姐说，“月亮再弯，亮着就好。”



53岁那年，在许多人的眼里，人生已输得很惨的他，应该低头认命了，可以就此借酒买醉，也可以得过且过地打发余生了，而此时的他心头仍燃烧着簇新的梦想。几经斟酌后，他又将奋斗的目标投向另一个崭新的天地——写作。

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的这个选择实在是荒唐透顶了，人们普遍认为写作要从年轻时起步，大家很难想象一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53岁的老人，此时开始尝试自己并不擅长的写作将会有什么样的成就。

然而，他却在众人纷纷涌来的困惑和嘲笑中，毅然地拿起了笔，激情澎湃地开始书写自己对社会、历史和人生深邃而独特的思考和感受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他这次人生转航抵达了理想的彼岸——他奇迹般地向世人奉献出一部风行天下的小说，那就是跨越时空深受全球无数读者喜爱的经典名著《堂·吉珂德》。

没错，他就是三百五十多年前西班牙的作家塞万提斯。

一位传记作家在整理关于他的资料时，这样感慨道：“他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堂·吉珂德一样，自信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固执得近乎愚笨，但最可爱的一点，是他屡屡碰壁之后，懂得人生在该转弯时要毅然地转弯，就像写作时另起一行，开始书写新的段落……”

这位传记作家说得极是——即使屡遭失败的重创，也不必悲观消沉，而应该自信地仰起头来，“另起一行”，写下那位硬汉子作家海明威所言的“生命可以被毁灭，但是不能够被打败”的辉煌篇章……



第三辑

有一种花叫不谢

要让生命之花不谢——只需让心灵时时充盈着爱意，先好好地爱自己，然后再去爱更多更多的人，走在每一份爱的情怀里，发现爱，品味爱，播撒爱，便自然会拥有永不凋谢的美丽……



路在娘心里



文/曹春雷

那年冬天似乎特别冷。父亲已去世两年了，我依然整天幻想着父亲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而母亲两年来披星戴月在田里劳作着，希望用汗水灌溉出能维持我们母子生活所需的东西。父亲生前拼死拼活开垦出的一片土地，成为我们重要的生活来源。

然而就在那年冬天，村里突然决定要收回我父亲开垦出的那片土地，要低价承包给村里一个早就眼红这片地的人。母亲坚决抗争，那片土地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来源，更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纪念。那是父亲抱病开垦出来的，那上面渗透着他的汗水，甚至是血。

抗争的结果是，如果我们想继续耕种，必须以承包的方式，缴承包费。——那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额。母亲知道，他们只不过想逼我们退出。

但母亲不会服输。她变卖了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，但最后还差一笔钱。思来想去，母亲决定卖羊。我知道，这个决定对母亲来说是痛苦的，因为无数艰难的日子，是这只羊陪我们度过的。它似乎成了我们家的一员。但似乎，我们无路可退了。

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，我和母亲牵着羊，步行翻越几座丘陵，去十几里外的集市。穿着臃肿的棉袄，我袖着手，迎着寒风，紧跟在母亲身后。那是多么遥远的旅程啊，幸亏集市上花花绿绿、应有所有的东西吸引着我，让我忘记了疲乏。

集市在一个村子的河边上，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。我和母亲在一角的羊市上立定下来，等待买主。等待是一种痛苦的过程。一个、两个……我查了，从早晨到下午，一共有十六个人来看羊，讨价还价，每个人似乎都想花最低的钱，甚至想不花钱就能把羊牵走。母亲不肯让步，这是她一把草一把草亲手喂大的啊，难道就值这一丁点钱？

中午时母亲给我买了几个蒸包，一碗豆脑，而她自己，吃从家里带来的地瓜面煎饼，就着自家腌的咸菜。

羊最终卖掉了，以母亲不能承受的价格。因为天快黑了，不能再等了。

我和母亲踏上回返的路。天阴沉沉的，昭示着一场大雪即将到来。果不其然，走至



文/善之

跌倒的地方也有风景

酷爱滑雪运动的吉尔·金蒙特在她18岁时，便已经在许多大赛中崭露头角，作为全美最有潜质的滑雪运动员，她的名气在快速地提升着，《体育画报》的封面选用了她飒爽英姿的照片。这时，她刻苦地训练，全力以赴地备战，目标就是在1956年的奥运会上摘得金牌。

然而，重大的不幸却猝然地朝她袭来。1955年1月，在奥运会预选赛最后的一轮比赛中，由于雪道太滑，她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失误，让她没法控制住身体，顺着陡峭的山坡，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飞速地滚落下去。虽然生命保住了，但双肩以下全部瘫痪，她只能永远地停留在轮椅上了，再也不能重返赛场了。

抚摸着心爱的滑雪板，她不禁潸然泪下——奥运金牌的梦彻底地破灭了。

短暂的彷徨过后，她开始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，一边同痛苦的病魔斗争，一边开始先从用特制的汤勺进食、操纵轮椅开始学习生活自理，然后学习写字、打字，身体好一点了，又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选听有关课程。

她希望自己能当一名教师，但她的申请一再被谢绝，因为她无法上下楼走进教室。

吉尔·金蒙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做一名大学教师的努力，她继续做着各项准备工作，不断地向自己认为有希望的大学提交申请。直到1963年，她终于被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聘用，请她教授阅读课。很快，她便以出色的教学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。后来，她还应聘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学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她在教学方面赢得荣誉已经超过当年在滑雪场上所获得的，虽然她没有拿到心中憧憬的奥运金牌，却赢得远远胜过金杯银杯的“口碑”。

吉尔·金蒙特的故事，再次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——跌到的地方也有风景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有些意外的风雨是非常自然的，只要你寻觅的眼睛没有被由挫折而来的伤感遮蔽，继续认真地去寻找，相信你一定会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……



奋勇努力, 就是最好的命



文/冰山

在网球比赛前,要先抽签分组,在那次世界级的大赛开始起,按照惯例又开始了抽签。抽签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,有一个小组因为充满了实力强大的选手,所以被称为“死亡之组”。

一个记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,第一时间赶到了抽签现场,用相机记录下了被抽进“死亡之组”的球员们的表现。除了一些名将之外,大多数的新人都是掩面叹息。大家都明白,参加这样世界大赛的机会非常难得,谁不想走得更远?可是,看着这个强手如林的小组,很多人都近乎绝望了。

“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!苦练了这么多年才赢得了这么一个机会,可第一轮的对手都这么强大,这比赛还怎么打?”一个球员的情绪有些激动,几乎是低吼着在说道。一时间,被分在这个小组的年轻球员们聚在了一起,都感叹起了自己的命运太差,居然阴差阳错进入这么一个小组。

就在这时,记者发现一个沉默的小伙子默默地拿起球袋走开了。记者清楚地记得这个叫纳达尔的小伙子也是这个死亡之组的一员。他很好奇,为什么别人都在抱怨叹息的时候,他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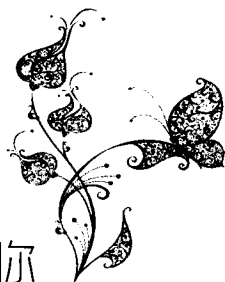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悄悄跟着纳达尔,发现他正在僻静的角落里反复挥拍,不断地纠正着自己动作上的错误。“你都这么不走运被分进‘死亡之组’了,还训练干吗?”记者一边走上来,一边说道。“我不知道别人对命运是怎样看待的,我只知道一个人只要奋勇努力,那么就能为自己赢得好运!”

纳达尔酷酷地说完之后,再也没看记者一眼,继续练起球来。记者站在旁边,凝视着这个略带青涩的年轻人,反复咀嚼着刚才的那句话……

正式比赛那一天,纳达尔上场之后的表现相当一般,对手实力明显比他高一大截,比赛几乎是一边倒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观众们渐渐发现纳达尔打起球来非常拼命,很



那天，正在省城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时，肖宇在涌动的人群中发现了韩老师，他激动地跑上前去，恭恭敬敬地向韩老师深鞠一躬，再次由衷地感谢韩老师当初那宝贵的赠书与赠言。



星星在看着你

文/阿健

有一段日子，我被心中的苦恼缠绕着，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极不愿意面对的窘境之中：每天做的是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，说的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话，离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，离自己心中鄙视的越来越近，却找不到摆脱的出路。

在那个百无聊赖的夜晚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儿时的伙伴春山，他在遥远的乡下，照料着十几亩水田，过着寻常、简单的日子。我们多年没有联系了，甚至我连礼节性的短信也没发过，但那一刻，我特想向他倾诉心中郁积的苦恼。

电话拨通了，春山根本没有在意我长时间的冷落，关切地问候我的身体、家庭、工作状况，询问其他朋友的情况，听到我慨叹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，他淡淡地一语：“抬起头来，别忘了头顶上的星星在看着你。”

他的这句话，立刻让我想起了一件久远的往事：那年秋天，我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，没告诉大人，我们便悄悄地去山里采榛子。第一次没有大人领着进山，我俩兴奋无比，东奔西窜，不知不觉地在山里迷了路。天渐渐黑下来时，还没找到回家的路，恐惧开始一点点地扩大起来。我没出息地抹起了眼泪，后悔不该冒失地上山，更不该跟着春山翻过那个让人晕头转向的山梁。春山尽管也很害怕，却安慰我：“没事儿，大不了我们在山里过一夜，明天再回去。”



最后一袭窗帘

文/老玉米

整个白天的化装舞会结束了，结束在那个白色灯笼挂起的时候。

人们累了，身心俱疲的时候想到了家，家是上帝为他们留下的最后一扇窗子。

那个不胜凄寒的白色灯笼在空中被尘世的眼睛点亮，又有一些人对着它流着相同的泪，又有一些人对着它说着五花八门的誓言。

真正的誓言绣在幸福的翅膀上，幸福长着翅膀，因为它永不停息地飞。

我走进秋天找它，它却在秋的留言簿上写下“我远游去了”，我又翻开春天，春天的扉页上又印满它娟秀的笔迹——

我还债去了。

剩下我孤独地寻找，甚至，没留下一根可以依靠的木棍，让我点燃，当做慰藉的火把。

雨掺杂着雪，落在这个深秋的黄昏。骑着破旧的车子，穿行在灯红酒绿的城市，我只想把手中的篮子装得满满，我要让小小的女儿永远感觉到我的富有，我会变戏法一样地从这个口袋里掏出几颗花生，再从那个口袋里掏出几粒糖块。

我要把篮子装得满满，装上布娃娃、星星和月亮，装上卡通车、面包和巧克力，装上一千零一个童话……可是今天，雨掺杂着雪，我颤抖着从城市中穿过，我空手而归，小小的女儿，你一定会哭着翻遍爸爸所有的口袋，可是爸爸的口袋里，只揣回一张潮湿的下岗通知……

我不能让妻子和女儿感觉到温暖的屋顶就要透进冷冷风，我要让小小的女儿始终感觉到我的富有。可是那一夜我真的喝醉了，原以为梦是最后一袭窗帘，躲进去就听不见风看不见雨了，但在梦里依然被自己的哭泣惊醒，妻坐在身旁，穿着单薄的外套，把温情一匙一匙注进我的心田。

我依然推着破旧的车子早出晚归，寻找活计，我的篮子总是空空的，只有那些童话，



其依然挂在床头，更多只是象征意义。

2009年7月30日，他终于在罗马的碧池中挥洒出一个奇迹。在强手如林的世锦赛中，他勇夺冠军，并将世界纪录甩下6秒多，成为73年来第一位在世界大赛中夺得长距离自由泳金牌的亚洲男选手。媒体普遍认为，“中国飞鱼”夺冠的意义堪比刘翔。

他叫张琳，罗马游泳世锦赛800米自由泳冠军。夺冠以后，他终于明白：0.58秒有多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你把它看得不可超越，它就会成为你一生也逾越不了的终点；你把它当成激励自己的“照片”或符号，它只不过是一个等待超越的目标。没多久，他悄悄地把床头的“朴泰桓”拿下，取而代之的是他一直以来的偶像——世界名将哈克特。

人真正的对手是自己，战胜了自我，也就有可能超越一切目标。



被判过“死刑”的名人

文/朱晖

有一个男演员，戏剧学院毕业后进入某剧组拍戏。该剧导演是赫赫有名的大导演，男演员认为自己够幸运的，十分珍惜这次机会，然而，在拍摄一场戏时，导演突然打断了他，问：“你是在哪儿学的表演？”“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呀。”他有点不明就里。

“我还以为你是学编剧或者学摄影的呢。”当着众多同行的面，导演面无表情地说。他听明白了话中之意，战战兢兢地又回答一遍：“我是学表演的。”“哼，我怎么也看不出你是学表演的，就你这样，还是趁早干点别的吧。”说罢，导演立刻叫来副导演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更换演员。他颜面扫地，近乎绝望。这名演员正是当下红得发紫的孙红雷。

有一个歌手，受邀参加一档综艺节目。结果，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所有节目都录



今还住着两间破草房。第一年高考他以两分之差落榜，父亲愁了三天三夜，最后咬牙卖了耕牛，又把他送进了补习班，当他用超乎寻常的刻苦，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，一家人只有片刻的兴奋，因为那笔数目并不算大的学费，对他那过于窘迫的家境来说，已是个不小的难题。

说什么也不能因为掏不出学费，让他这位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失学。乡村的领导都拿来了钱，左邻右舍你二十、他三十地凑足了他第一学期的学费。可以说，他是带着全村父老的殷殷期望走进大学的。

而现在，他因一时的糊涂，酿成了这个无法弥补的大错。他悔恨得捶胸顿足，泪雨滂沱。

默默地收拾好简单的行囊，再次依恋地望一眼他热爱的大学，他脚步沉重地慢慢地在街上游荡着——他好怕回家啊，一想到父母和乡邻们失望而痛苦的目光，他的心便一阵悸动。他真的是无颜见父母和乡间的亲人啊！

不知何时，琳琳来到他身旁。这个害了他也害了自己的小女孩，这些天来一直是以泪洗面。事已至此，他也不用再对她怀恨了。

“你真的不恨我吗？”记不清这是她第十几次这样问他了。

望着泪眼迷蒙的琳琳，他摇摇头，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告诉她：“他最关心的是以后会怎样，跌倒了，我还会爬起来的，希望你也一样。”他竟安慰起她来。

“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她知道，他几乎再不可能考学了。

“我不想现在把自己被开除的消息告诉家里，先瞒着，暂时留在城里打工，等我打出一片新天地后再说。”他把这个酝酿了几天的想法跟琳琳说了。

“这样最好了，我心里也可以减轻一分愧疚。”琳琳很赞同他无奈中的这个坚定的选择。

于是，他继续留在省城，但不再是一个佩戴着白底红字校徽的大学生了，而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干活特别玩命的力工。

出了校园，他换上了一套从地摊上花十块钱买来的粗布衣裳，搓搓捧了十二年书本的双手，暗暗地告诉自己：从前画个句号吧，从现在开始，只有靠自己了，必须咬紧牙关去闯，争取早日闯出一条路来。

于是，他拼命地干活，拼命地挣钱，一边保证生存，一边在积累着创业的资金，构思着一个属于自己的“白手打天下”的梦幻。

那个很挑剔的黑胖的老板，对干活儿很能吃苦耐劳的他印象不错。干了三个月，就给他



美，痛楚而又无法逃避的悲凉的美。他赶走了那些喧嚣和躁动，把自己留在一个花园里。有时候感觉自己很轻，如同坐在一盏花瓣上，听悠扬的晚钟，听风车的转动，那些小生灵再不怕他，他也不再惧怕任何事物，世界一下子平静了。

生活不再那么烦琐、庸碌，而是瞬间变成了一件精美的瓷瓶，他似乎看见了它光洁的肌肤闪着诱惑的光。甚至，他数清了那停留在瓷器上的蝴蝶，翅膀上的花纹。

像夏日的黄昏缓缓降临。这短短的一句话够人回味一生。它瞬间震撼了我，让我对生命多了一份领悟。如何把生命的精彩进行到底，如何以豁达的心来面对苦难和死亡，成了一种灵魂的追问。他令我同时想到了贝多芬和勃拉姆斯，想到他们临终前的从容和豁达，他们都喜欢喝酒，不仅这一生与酒结缘，似乎还与酒神定下了来生之约。他们临终前说着关于美酒的谐谑的话，“好酒啊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没有丝毫哀伤，相反却有一种对悲苦命运的嘲讽之意。苦难可以毁掉他们的身体，却永远无法摧毁他们的意志，永远无法阻挡他们向上的心灵。而在漫漫人生中，始终陪伴在他们身边，呵护、慰藉他们灵魂的，是香醇的葡萄酒。这些被葡萄酒的芳香环绕着的灵魂，让我们始终相信，苦难和死亡不是结束，只是另一种征途的开始。

我的一位女同事，是一个年轻的母亲。不幸的是，活泼可爱的儿子在四岁半的时候出了意外，夭折了。最初，她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悲伤的气氛中，人也憔悴得不成样子。有一次，她看到了雨后的彩虹，想起儿子说过的话：“妈妈，彩虹真漂亮，我想去那个桥上玩……”她的心结忽然解开，这位母亲最终在心灵深处悟到，只有那些失去的，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事物，才让生命变得如此甜美，如同断了弦的绝唱。她的孩子虽然去了，但在她的心里得以永恒。从此，她从办公室窗户外看见天空掉下一片羽毛时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停下脚步缅怀；在麦当劳里听见别人家小孩的笑声，也不会再泪眼婆娑；每当彩虹出现，她都会对自己说，她的孩子正在那座斑斓璀璨的桥上玩耍。

人世间的种种苦难，如果你躲不过，那么就勇敢地面对它吧。无声的、黑暗的世界里依然有它自己的美，正如经历着丧子之痛的母亲看见了彩虹，正如失明之后的博尔赫斯看见了满天星辰。

再深重的苦难，也不过是像夏日的黄昏缓缓降临。



严，像那些被劫匪抢走的钱财。

他从体弱多病的父母那里接回来自己刚刚5岁的孩子，他拄着拐杖开始收拾自己破烂的家，从亲戚那里凑了些钱，盖了猪圈，买了几只猪崽，孵化了一大群鸡鸭鹅。每天起早贪黑地饲养它们，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

可是他似乎注定了要奔波在生活的背面，先是他的猪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喂也长不大，然后是他的鸡鸭鹅们，正赶上流行“禽流感”，不管是禽肉还是蛋，都卖不出去。他的头发在那一夜白了许多，那可是他全部的希望啊，他还要指望它们供孩子上学，指望它们给生病的父母买药呢！

或许这就是他的命吧，不管他躲到哪个角落，那些苦难的子弹总是循着他的声音或气味尾随而至，如影随形。在他来不及防备的时候对他进行突然袭击。

“可我不能就这么倒下去了，我不想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同情和怜悯里。”老乡对我说。

他又一次拄着尊严的拐杖站起来了！他在厄运里苦苦挣扎，就是为了求得能与人平等站立的尊严。他又开始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了。他想利用家里宽敞的园子建一个蔬菜大棚，可他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借到钱了，邻居们就劝他来城里找我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得到我的帮助。

因为我平时对自己的家乡建设很热心，所以对于老乡的请求，自然是应允的，毕竟他要借的那笔“巨款”对于我的公司来说只能算是九牛一毛。老乡感激涕零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一个劲地给我弯腰行礼。我还掏出一些零钱给他，让他打个车回去，老乡却无论如何也不要，“我有拐杖呢，这东西好着呢！走路可借力了。多远的路都不怕。”老乡说他来的时候就是拄着拐杖走来的，回去也可以。天！我不敢想象，从乡下到城里有五十多里路呢，而且他的腿还是残疾的……

我被老乡的经历震撼了，他为我疲惫的心灵支起了一根拐杖。我的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和老乡的经历是如此相像，我的财务主管被挖走了，这就好像我断了一条腿一样，但我用老乡赠与我的这根思想的拐杖渡过了难关，重整旗鼓，公司又走上了正常轨道。老乡来还钱的时候说，他那里的蔬菜很抢手，供不应求。他还准备扩大经营呢。

我想是上帝终于被他感动了吧，终于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子，让他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生活的正面，看到了金灿灿的阳光。他让我懂得，在生活的背面艰难跋涉的人，一样要挺直腰身。就像山背面的树，只要顽强不屈地生长，终会高过山峰，终会得到阳光的恩赐。



半块镜子，三滴眼泪
 我把所有疼痛的碎片都装进抽屉
 我的抽屉就是一部完整的童话
 小小的女儿
 你什么时候读懂
 就什么时候长大……
 我看不下去，我的眼睛被泪水遮住。

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碎片，或者晶莹，如夜空的星斑斓闪烁；或者如角落中的网，粘挂着一些不忍回眸的经历；或者璀璨，如断断续续的琴声，如无法接连的诗句……

不知为什么，忽然想到了“黛玉葬花”，想到了“破镜重圆”，想到了川端康成“临终的眼”，想到了叶赛宁的眼泪，想到了黄永玉的一本书，想到了一句话：“生活，就是不断地把打碎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。”

朋友悄然无息地走了，但我记住了老人的喃喃低语。是啊，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，还要怀念。想想一个人一生中的一天是多么简单，从打开窗帘那一刻起，就开始去组合各种各样的碎片，例如摔落到地上的惊叫的瓷器，例如纷飞在风中的无依的花瓣，例如被车轮碾碎的花骸，例如被谎言撕裂的情感。

朋友用一生收集了无数碎片，组合成最美的诗篇。我也会积攒无数碎片，去汇成一条路，笔直地通向我的明天。

朋友走了，留下更多的困苦给他幼小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。望着老人佝偻的脊背，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楚扎着我的心。

“把孩子交给我吧，我会让她幸福的。”看看花朵般的孩子在奶奶怀里睡着了，我对老人说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昨天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准备带几个小孩子，明天家长们就把他们送过来，我和孩子的生活还不成问题。唉，挺挺吧，总会好的，我就不信这苦水能淹我一辈子。”

听老人说，她正在自学初中课本，她说如果供不起孩子读书，就由她来教。“无论如何，我要让孩子得到幸福。”老人信心十足地说。

我震撼了，为这个刚强的老人。

“我来做孩子一生的老师。”走出屋子，我用全部生命应下了这个沉沉的诺言。



漏水的月亮



文/曾子

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”阿赫玛托娃有一次与外交官伯林聊天聊到半夜，饿了。阿赫玛托娃家里只有一点煮土豆，于是，在炉边，阿赫玛托娃和伯林，还有她的儿子，三个人一起把盘子里的那点土豆快乐地分着吃光了。

俄国人耐曼在《阿赫玛托娃记事》一书中记录了他与阿赫玛托娃第一次相遇的情形：阿赫玛托娃要招待耐曼，端来的盘子上只有削得不齐，已有些干巴的孤零零的一根煮过的胡萝卜。

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碎片记录了阿赫玛托娃一生受过的苦，而这仅仅是她千疮百孔的生命里漏出的点点滴滴的水。

阿赫玛托娃，这位1912年便以诗集《黄昏》一跃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抒情诗人，被她的同胞誉为“二十世纪的萨福”。在俄罗斯文化和精神遭受劫难的同时，她本人也经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磨难：1921年，她的第一任丈夫、杰出诗人古米廖夫遭枪决；大清洗的1935年，她的儿子与当时的丈夫、小说家普宁同一天被捕，儿子曾经被判死刑，后改为流放。除了家破人亡，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们在周围相继消失，也给阿赫玛托娃的心灵带来无比创痛，其中包括她始终对其满怀感情的诗人曼杰斯塔姆，阿赫玛托娃曾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抓走，1938年这位公认的诗歌天才死于远东集中营之间的辗转途中。

但是，悲痛并没有能够压垮这位女诗人的坚强意志，对于命运她始终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、略带嘲讽的态度。伯林这样描述他第一眼见到的阿赫玛托娃：“有着阔大的尊严，从容不迫的气度，高贵的头，庄严的举止和含着巨大悲哀的眼神。”伯林禁不住弯腰行了一个礼，因为他感觉只有这样才符合她“悲剧女王”的身份。

苦难是一条毒蛇，在她的生命中如影随形。她刚开始写诗的时候，遇到的不是鼓励，而是反对。她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，似乎预见到了女儿作为诗人的坎坷命运，因此坚决不准女儿写诗。她只得以曾祖母的姓作为笔名发表诗作。她的少女时代几无欢乐可



这是多么糟糕的苦难史，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就是被上帝扔来扔去的人，随时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；这又是一颗多么伟大的灵魂，在无比凄惨的逆境中，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巨著。他值得尘世的每一颗灵魂向他敬礼。

村上春树说：“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，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，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。”

尼采说，生命是一条毯子，苦难之线和幸福之线在上面紧密交织，抽出其中一根，就会破坏了整条毯子，整个生命。

生命，要通过落魄去领悟坚强，通过叛逆去领悟真我，甚至通过暴力去领悟文明，通过战争去领悟情感，通过血腥去领悟一朵花儿的芬芳，通过死亡去领悟新生……

多少人在讲起他们的人生故事，可听得出，是那挟裹着一世沧桑的心，在流露着他们对生命无尽的眷恋和感恩？

上帝赐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多的苦难，他又是怎么对待它们的呢？他说：我只担心一件事，我怕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。

是啊，不是每一颗灵魂都配得起那些苦难的。那些苦难的沙子，会将一颗伟大的灵魂磨砺成最耀眼的珍珠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最亮的一颗。

苦难在他的人生深处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海啸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能够听到他那份恬淡的心声。在与苦难搏斗之余，他会用最柔软的手帕，轻轻擦拭额头，深情地坐到窗子前，向窗外的每一片绿叶、每一朵花点头示意。

在他看来，上帝给他哪怕只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，都是一种恩赐，他都要充满感激地去回味：

“当我十岁那年，冬天，我常常喜欢闭上眼睛，想象着一片树叶——绿油油的，亮晶晶的，上面有叶脉，阳光在闪耀。我睁开眼睛，都不敢相信，因为这太好了，于是又闭上了眼睛……”

“树叶是好的，一切都好！”

被上帝抛弃的人，他相信，他依然可以在人间扎下幸福的根。